

《微型小说选刊》系列精华本
WEIXINGXIAOSHUOXUANKANXILIEJINGHUABEN

郑允钦 主编

亮嫂

家庭卷

怪梦 人家的丈夫 处理品 放盐
钥匙 精神 芳邻 送花的男孩
谁有病 寻人启事 父子
娘 撩骚 突发事件
我一定要结婚带出来 夏夜 无中生有
未了的情债 流 婚外恋 爱与责任 罪孽
那一瞬间光晚会 梦吃 一字千钧
冬雪雨的一切 一 恩爱的女人 他
暴雨 梦魇 网 儿子睡中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亮嫂

家庭卷

郑允钦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亮嫂/郑允钦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微型小说选刊》精品丛书)

ISBN 7-80647-387-4

I . 亮 .. II . 郑 ... III . 微型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108 号

书名: 亮嫂

主编: 郑允钦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BHZWY.COM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南昌市第一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1.50 元

出版前言

这套系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的微型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来，每年的产量，均在万篇以上，90年代中期迄今，每年更达数万篇之巨。《微型小说选刊》做的工作，就是选优拔萃，沙里淘金，将其中的佼佼者选编出来奉献给读者。为适应微型小说发展的需要，《微型小说选刊》90年代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又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年的选载量，也由160余篇，增加到900篇左右。10年下来，已选载了近万篇作品。

为了使读者能够集中地、全面地了解中国微型小说的创作成果，用最少的时间阅读最优秀的作品，我们曾精中选精，选编了一本《微型小说三百篇》，作为《选刊》的精华本，奉献给广大读者。该书出版以后，多次印刷，仍然供不应求。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多种盗版本。

《微型小说三百篇》选载的作品，时间截止为1997年底。1998年迄今，微型小说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这几年来的精品佳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将其集中采撷，以满足市场之需，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通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要。

如果将微型小说比作争奇斗妍的花卉，细细赏阅，你就会发现里面有牡丹，有玫瑰，有菊花，有梅花，有月季……

如果将微型小说比作璀璨的珠宝，细加鉴赏，你就会发现里

面有珍珠，有玛瑙，有翡翠，有琥珀，有钻石……

有人爱菊花，有人爱玫瑰……

有人爱珍珠，有人爱翡翠……

因此，这一次，我们将微型小说分门别类地予以精选，根据其内容和特点，第一辑分为哲理、幽默、讽刺、情爱、家庭和幻想荒诞六个系列，集中出版。

我们的选稿标准依然是“思想性、时代性、文学性、可读性”四项基本原则。

《微型小说三百篇》已选过的作品，这次没有重复。换言之，这是《微型小说选刊》新的精华本，所选作品自90年代中期起，至2001年底止。

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均是近几年来微型小说领域的生龙活虎。

哲理卷以侯德云的《圆的正方形》为书名；

幽默卷以陈永林的《毒不死的狗》为书名；

讽刺卷以刘国芳的《蜕变》为书名；

情爱卷以海飞的《糖醋爱情》为书名；

家庭卷以孙方友的《亮嫂》为书名。

幻想荒诞卷以蔡楠的《生死回眸》为书名。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鉴赏。我们保留了《微型小说三百篇》的风格，大多数作品后都附有精短的点评。

这是我们一次新的探索。

开阅读者的视野，启迪读者的心智，使读者得到精神享受，是选编者的愿望。

但无论怎样精选，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予以指出，以便今后改进。

《微型小说选刊》主编 郑允钦

二〇〇二年八月九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郑允钦	1
怪梦	张记书	1
人家的丈夫	谢志强	3
处理品	欧湘林	6
放盐	关 宏	8
钥匙	赵五奎	9
精神	谢志强	10
芳邻	林如求	13
送花的男孩	晨 旭	16
谁有病	关 宏	18
寻人启事	金文吉	19
父子	徐习军	22
娘	陈永林	25
撩骚	生晓清	28
突发事件	申永霞	31
我一定要把猪带出来	叶倾城	35

夏夜	刘黎莹	37
无中生有	冷 鬼	40
未了的情债	赵 冬	43
谎	白旭初	47
婚外恋	喻向午	50
爱与责任	莫小米	53
霏霏	李柏暇	55
那一顿烛光晚餐	刘 墉	58
梦呓	赵广存	60
一字千钧	慧 玮	62
冬天里的一把柴火	朱成玉	64
一个尽职尽责的女人	戴存伟	68
柚子	李丹梦	70
躲雨	凡 尘	72
梦魇	宋国忠	74
网	张记书	76
儿子睡中间	张卫明	79
推心置腹的交谈	薛忆洺	82
儿子来信	相裕亭	84
父亲	修祥明	87
永难出口	姚瑞琳	90
化妆	徐社文	93
妻子的客人	申 华	94
DNA 检验	郑 泽	96
网情	何伯阳	98
情感游戏	伍少坚	10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杨轻抒	103
鲜花的秘密	龚志林	106

早餐	纪大伟	108
夫妻获奖	汤祥龙	111
长发为君留	东 瑞	113
冷热之间	陈大超	115
离婚	何海宁	118
半个故事和三个结尾	凌可新	121
纽扣	宗利华	123
亮嫂	孙方友	125
观察日记	柯于明	129
填表	秦德龙	132
跟谁约会	陈修琪	135
爸爸,你有权沉默	刘建超	138
爱的故事	张玉庭	141
燕子想妈妈	蒋英姿	143
老夫少妻走岭南	廖 文	145
“你丈夫真好!”	一 冰	148
糟糠之妻	傅爱毛	150
“谋杀”自己	邱贵平	153
我要是只鸟多好	陈永林	156
不离婚的理由在肚子里	刘卫平	159
生命接力	吴 天	161
请客	吴守春	162
积压的爱	吴志强	165
翻脸	何百源	168
回家喝碗凉开水	来卫东	171
条件	文清丽	174
爱情测谎仪	刘卫平	177
妻子当了女秘书	林树荣	179

巧合,好悬	关 宏	181
扒手	林荣芝	184
中了老婆的美人计	闵凡利	187
捡回来的烦恼	刘国文	190
午夜电话	章 红	193
留给妻子和女秘书的信	生晓清	195
戒指的心意	刘 塘	198
儿子的秘密	邱贵平	200
亡妻的项链	佚 名	202

—— □张记书 ——

怪 梦

清晨，清脆悦耳的鸟鸣声把他从梦中唤醒。他盯着屋顶，在思索着什么。他千里迢迢回来探家，一转眼就过了20多天，再过一个礼拜就该回单位了。在单位里，人们说他与妻子是“牛郎织女”，又叫他“一头沉”。真是的，结婚10年才会了5次“织女”，还不如天上的牛郎织女哩。本来，他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因为路途遥远，他不愿把钱都铺在铁轨上，另外……怎么说呢，反正鬼使神差驱使他将探亲假合二为一的。

他伸了个懒腰，瞅一眼正在忙早饭的妻子，不住地吃吃自笑。

“啥事儿，一大早看喜的你！”妻子道。

“嘿嘿嘿，做了一个梦。”

“做个梦有啥喜的？”

“一个奇怪的梦。”

“讲出来听听！”

“真有意思，压根儿没做过这样的梦。”他点燃一支烟，吐出一串烟圈儿，然后又吐出一根烟棍儿，从圈儿里穿过，像在空中穿起一串糖葫芦儿。

妻子不时停下手里的活计，在等待他说梦。

“哈哈！”他笑罢，方说，“你猜梦见什么啦？梦见我当上了法官。”

“法官？”

“是的。穿着警服，神气极了。”

“你真能当上法官，那倒好了。”

“是呀！你猜我当上法官后，第一个来找我告状的是谁？是陈世美。他官袍在身，进门就跪，声声喊冤。我说道：‘有何冤枉，从实招来。’陈世美道：‘我的婚姻实在不幸呀！’我道：‘你有儿有女，美满婚姻有什么不幸的？’他道：‘一个在皇帝身边做事，一个在家务农；一个有文凭，一个大老粗，没有共同理想和语言。本不是一个槽上的驴，硬拴在一起，能行吗？！’我一听，似有点道理。陈世美接着说，‘不幸的婚姻本来就够冤的了，偏偏数百年来人们不理解我，冤上加冤，骂我是负心汉。这公道吗？希望大老爷明断，为我平反昭雪！’……”

“你是如何处理这个案子的？”妻子忙问。

“我首先判了他们离……”

他的话没说完，便听妻子“哎哟”一声，原来正在切菜的妻子不慎将菜刀切在了手指上。鲜血顿时染红了菜板。他忙披上衣服为她包扎，不住地说：“都怨我，胡讲了一个怪梦，看让你……”

她不好意思地苦笑了。

……

……

他回单位半月后，她突然来了。未进他们，却先进了他单位领导的办公室。她交出一份离婚申请书——那是她托小妹起草自己花两个通宵抄出来的。

他风风火火找到她。当知道她来的缘由，第一次当着人拥抱

了她。

拥抱,紧紧地拥抱!

他们都流泪了。动情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许久,他们才松开。

他笑了!

她也笑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出自心底的笑!

笑——是幸福的。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17期)

—— □谢志强 ——

人家的丈夫

起初,电视机屏幕上的人各个部位仿佛错了位,再后,索性图像也消失了,成了有眼无珠的摆设。晚上,看不成电视,她就无聊,埋怨起他来了:“人家的丈夫手多巧,家电样样都自己维修,你就不会钻研?”

原打算歇个空将电视机搬运到维修部,现在,经妻子这么唠叨,他也闷声不响了。第二天,他弯进

书店,挑了两本电器维修之类的书籍,临时抱佛脚,闭门啃书。他那老底子在,触类旁通,对照着书本本,很快找出了故障所在:一只小小的电容器烧掉了。当即,配了一个电容器,电视机里的人儿顿时冒出头来又活灵活现了。

他的悟性极佳,生就的脾气干一行钻一行。这下子,他爱上了电视机的维修,并且将维修的门类拓展到收录机、电冰箱、电风扇以及电动剃须刀。仿佛重温和深化了早先点点滴滴的书本知识,他尝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甜头,那些沉睡的家电都被他唤醒了。他每天回到家就期待电器出上点毛病,以便使他施展身手。

妻子说:“你这人是不是生毛病了,谁都巴不得家里样样太平,你却盼望出事故;人家的丈夫搞第二职业,钞票像流水一样进来,哪像我们家,花点钞票拘拘束束,现在,靠几块干巴巴的工资还过得惬意呀?!”

于是,他走出家门,面向社会——通过亲戚、朋友揽了些电器修理方面的活儿。开头,不过绕绕线圈,不久,电动机、电视机纷纷找上了他。他很投入,非要侍弄得电动机运转正常、电视机图像清晰为止。渐渐,这个行业圈里,他创出了牌子,声誉大振,一些不相识的人托亲携友慕名而来。他的态度热情、周到,难免顾不上家庭这一头。以往,早晚上幼儿园接送女儿,晚上给女儿讲童话故事,星期天陪妻子逛街购物,这一系列活动不得不放弃了。而且,夫妻之间卿卿我我的温存也冷淡了。

妻子明显受了冷落,便噘起嘴,嘀咕道:“再忙也不致于忙得不管家了,好像你在干大事业呐,人家的丈夫多会体贴家里,带孩子、陪妻子、干家务,你现在可好,家里老剩我们母女俩,我看你钻进钱眼里,忘了我们了。”她说,很委屈,凄凄然落下了泪。

他终于爆发了憋了许久的一口气,说:“人家的丈夫,人家的丈夫,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羡慕人家的丈夫,你也找一个合格的

人家的丈夫嘛！”

一向都由她导向着这个家的舆论，丈夫没唱过反调，这回，丈夫的话像冰雹降临，她精神上承受不了，说：“你这冷血动物，我哪点亏了你，你这么恶！我受不了了。”

女儿吓得哇地哭出来。可他没有立即去哄。他已过而立之年，他觉得时光如水，结婚五年，仿佛一场虚梦。他只感到压抑，其实，他并不喜欢泡进“第二职业”的池子里，这些日子，他却以此来排遣莫名的压抑。他说：“我就是冷血动物，你口口声声，人家的丈夫，人家的丈夫，可你晓得哦？我就是我！现在，你要怎样，请便。”

于是，数日的冷战。不久，他和她分了手。女儿判给她。过了些日子，她携带女儿，找了个人家的丈夫——人家的丈夫那前妻病故了，所以格外体贴她，她比他小八岁。

他则当了人家的丈夫。他也十分珍惜新组合的家庭。表面看，各自重新组织的家庭还算美满、幸福——外界也这么评价的呢。

不过，他和她，各自也免不了触景生情，想起对方。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4·3期）

[点评]

一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是毒药，而对于另一个男人来说是甘霖。套用这句话，一个男人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是毒药，而对于另一个女人来说也是甘霖。

（吴金）

—— □ 欧湘林 ——

处理品

泥鳅巷的吴老爹早年丧母、中年丧妻，人生的三大不幸他就碰上了“二大”。但街坊上的人都认为，吴老爹虽未碰上“晚年丧子”这最后一个不幸，但亡妻给他留下了未成年的两儿一女，要把这两儿一女抚养成人，也叫他够受的了。

莫看吴老爹是个收破烂的，就是他那个破烂担收来了儿女们的温饱，收来了儿女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毕业证书。羡慕得满街坊的人都夸吴老爹好福气，也嫉妒得好些人眼红红的。

儿女们成材了，一个个都安了新家，都争着把含辛茹苦的爹爹接到自己身边去享清福。可吴老爹受不了，他消受不了那份清闲，他舍不得他的破烂担，每个儿女那里住上几天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屋里，有滋有味地打发着他自由自在的日子。

吴老爹在小屋里一住就是 10 年，这时的吴老爹已是 70 高龄的老翁了，但身子骨还硬朗。

凡是到过吴老爹家里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吴老爹家里几乎找不出一件东西不是“处理”的，不管是锅盆碗盏，还是桌椅床柜，或者衣帽鞋被，甚至

连吃的好多也是处理品。

也难怪,吴老爹用很少的钱收来的那些被人家“处理”了的破烂中,就有能用的,还能用的东西他怎么舍得当废品卖给收购站?就是那些家里已经有了的东西,如果收回的破烂中又有了,他就处理给小家小户,也能赚上几个钱补贴家用。收来的衣服,只要不是太破,他就会洗净补一补自己穿,好一点的请人改了给孩子们穿……他就是这样精打细算才把四口之家维持下来。连买米买小菜也多是买的便宜货,说穿了还是买的处理品。

儿女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吴老爹肩上的担子轻多了,银行里也有了个本本。但偶尔添件把衣服他还是去商店买的处理布,穿的鞋也是“大放血”商店买的。儿女们成家后日子都过得不错,结婚时用的黑白电视换了大彩电,大儿子就把黑白的处理了。不是卖旧货给了别人,而是给老爹搬来了。吴老爹看着电视就像过着神仙日子,他的知识面也宽了,以前人家笑话他满屋子的处理品他没话答,而今如果有人笑话他就有话说了:“处理品又怎么啦?你没看过动物世界?老虎吃剩的野牛老鹰又来啄,老鹰飞走后蚂蚁又来啃。老鹰吃老虎处理下来的不是活得很好吗?蚂蚁啃老鹰处理下来的骨头,不也活得很好吗?这叫什么来着……?哦,对了,赵忠祥说,这叫食物链!你懂么?”

嘿!就这么几句话还真叫笑话他的人搔着后脑勺,一时无话可说呢!

就在吴老爹度过他 77 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因为高兴多喝了一杯酒,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第 8 天就不行了。可谁会相信呢?临终时他对儿女们说:“去……打听打听……看哪里有、有没有……处理的骨、骨灰盒……”

“爹——!”儿女们大哭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和处理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爹爹,最后会把自己也给“处理”掉……

(载《微型小说选刊》1997·13 期)

—— □ 关 宏 ——

放盐

我想我是真爱上松波了，不然请他吃饭，过老爸这一关我怎会这么紧张。

说实在的，因为放盐这一细节，吹掉了前任男友泉，我并不是很痛苦，泉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踏实感。

那天吃饭时汤煲得很淡，当时我已经盛到每人的碗里。大家都说淡，我就跑到厨房里取盐，泉只端着他自己的碗跟着进来，让我给他加盐。就因为这一情节，老爸说什么也不同意让我与泉结婚，与泉就这样吹掉了。

可是，对松波，我生怕因为这一小事影响我们的结果。我真想告诉他，但是，老爸的话响在耳边：“事虽小，却反映一个人的心态与品格。终身大事，不可马虎。”于是，面对松波，话始终卡在嗓子里。

汤确实是又淡了，我也盛到每个人的碗里了，大家都说淡了，我紧张地看了老爸一眼，就跑到厨房去取盐。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松波啊，面对需要加盐的汤，你将怎样行动？

从厨房向饭厅看过去，只见松波站起来，把每